

客家人之歌

曾繁兴



客家人之歌

曾繁兴 著

苗在芳 译

苏启运 校

HAKKA EPIC (Chinese version) 2002

by Zeng Fanxing

©J Tsang Mang Kin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by Cathay Printing Ltd.

La Tour Koenig Industrial Zone,

Pointe aux Sables,

Mauritius

Email : catepica@intnet.mu

ISBN : 99903-41-28-1

J. Tsang Mang Kin

Reunion Road, Floreal, Mauritius

Email: zengfanxing@servihoo.com

Fax : 00 230- 698 8889

前言

今天，《客家人之歌》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值此第二届世界华人华侨研讨会这一促进和加强毛里求斯华人与中国和世界各地华人友好关系之盛会召开之际，谨此作为大会之献礼。

《客家人之歌》系由我的两位好友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非洲工作部主任苗在芳女士和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亚非工作部副主任苏启运先生根据法文版并参照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出版。苗在芳女士和苏启运先生系法国语言、文学文凭获得者，曾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和社会活动，后在非洲和北美洲任外交官。

苗在芳女士和苏启运先生自《客家人之歌》英文版出版时即作了补充翻译。

侯明明女士从法律和准确使用汉语姓氏方面给予了指导。

夏万法先生在诗稿付梓前夕对诗文的润色和诗评译注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钟锦光先生富于耐心，给予印刷帮助。

林俭详先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热情 and 关注。承蒙他的慷慨解囊，才使诗作得以问世。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曾繁兴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日

照人膽以素
市月送我姑
如磨上雲

曾繁興部長惠存

九一年秋孫家正



萌发创作之动因

我于 1983 年 11 月在赴伦敦履任英联邦基金会副会长之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偕夫人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1990 年 7 月任职期满回毛里求斯之前，我再次访华。

对外友协不仅在北京欢迎我们，还派人陪同我们去西安、上海、杭州、桂林和广州参观，并且热情地安排了我们的梅县之旅。按照客家话发音，梅县用罗马字母拼写为 Mòi-Yèn。梅县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东北大约 400 公里处。这里是我们的第 19 世始祖静山公落户的小镇。第 19 世始祖是鞋匠，为生意计，全家人于 150 年前太平天国革命前夜从百里以外的五华县村迁居于此，在走马堂建造曾宅。家父生于 1910 年，是曾氏第 4 世孙。曾宅现在还在，只是进行了修缮和扩建。

来到中国，我不能不寻根会亲。我在梅县见到了琰二叔、琰二婶及其家人，还有已故叔叔的遗孀及儿孙，二叔的妹妹即我姑姑、姑父和他们的儿孙。与琰二叔的初次见面真可谓令双方都激动不已，我们相对无言，但彼此心领神会，默默无语，一起走进曾宅。

琰二叔当过园艺师，但是在整整 30 年的时间里被看作二等公民，无权就业，不得不靠妻子当佣人维持生活。琰二叔的不幸可追溯到 50 年代。因为他弟弟，即我珩叔，跟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他本人也因此被怀疑为叛徒，所幸未遭处决。多亏邓大伯的改革开放政策，琰二叔才得以平反，被安排在梅县县政府工作。他深情地称邓大伯是中国的最高领袖邓小平。在被隔离期间，琰二叔钻研了客家史，尤其是自曾氏始祖以来的曾氏族谱。据说先祖有一个兄弟，他没来梅县，其后裔持有始于 14 世纪的族谱。

我和妻子受到当地政府和亲属的热烈欢迎，觉得像回到了家，也的确是回到了家。我们在曾宅拜祖，再到丘氏宗祠举行家祭，与丘族名士欢宴。席间，大家谈到梅县的变化，说农民的生活好了起来。此前不久，他们还必须将粮食卖给国营合作社，而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以较高的价钱出售。琏二叔还告诉我，沿街的商店里有鱼有肉，他有钱，可以随时买着吃。

由于飞广州的班机误点，在机场候机的3个小时里，琏二叔详细而思路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他自内战以来的生活史。他的一生如一池苦水，此刻才得以倾泻。我很感激生活给了我这样的难得机遇，听到了在书本上找不到的历史片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极度匮乏的生活；毛泽东和朱德在一天晚上到梅县对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青年一代慷慨陈辞，宣传革命；村里迎接解放那一天的情景；一天夜里，药计师玮叔被拖出家门，背部中弹身亡；老祖母的辞世；琏二叔本人在那些党的小官僚手里吃的苦头，因为珩叔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他们抓不着他，就让琏二叔替他顶罪；百花齐放的年代；文革时期，第20世曾祖的二儿子德尚公叔流传下来的2000首诗稿被焚，琏二叔同时也受到了侮辱；邓小平的改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故事，而是大背景下的中国人民的历史。

此刻，琏二叔萌发了对一次家族团聚的憧憬。3年以后他如愿以偿，同他的两个弟弟珩叔和季叔团圆了。季叔是1934年移居毛里求斯的。我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面，但是听到不少有关他们会面的情况和感人肺腑的场面，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然后是7年以后的第2次访华。这一次，我们企盼着与我妻子丘氏家族成员会面。我们彼此杳无音信，从未见过面，多亏梅县县政府官员协助，不久前查找到一些有关他们的情况，我们才与他们通了信。我妻子清以前就知道她父亲根源(Ken Yen)在离开中国时将原配妻子留在了老家。丈夫一去未归，这位妇女从此没了丈夫，而且还失去了养子。她把养子抚养成人，当了教师，指

望晚年有个依靠。但命途多舛，养子早逝，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清 12 岁成了孤女，还照看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妹妹，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人间辛酸。她和妹妹相依为命，期待着好心人相助。现在，她见到的是一个瘦小憔悴的老妇。老妇正痴心地等待着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女儿。她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母女相见，尽管语言不通，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清也终于找到了她的根……。

我们现在整整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每一个家系都有一部人类的苦难史。每个人的悲惨遭遇都为我描绘出了客家历史的一个侧面：她的起源、传说或发展历程。这一切都已经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被埋藏，甚至包括连客家人自己也很少了解的历史梗概。然而，故事应该有人叙述。生死离别，悲欢离合，不论是个人的或者是群体的、不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都在呼唤世人去挖掘。我的眼前展现着一副画卷，我的内心喷发出复仇的火焰……。

这就是《客家人之歌》首先用法文写作的经过。那时我在新加坡买了一台崭新的便携式计算机，随身携带着，没想到首先会用于写诗。我的诗开始于梅县，两天后到了达卡，但 20 页的诗稿竟然莫名其妙地全部消失了。我感到后悔莫及，只好重新开始。此后，我一边创作一边旅行，走遍了亚、欧、非 20 多个城市，直至 1992 年完稿，在毛里求斯问世。

许多亲友得知诗歌出版的消息之后，都希望能够读到它的英文版或中文版。彼埃多·基奥 (Professor Pietro Giordan) 尔丹教授在 2000 年 12 月的多伦多客家人大会上对《客家人之歌》作了介绍并且进行了评论。之后，要求出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呼声更高了。因此，我首先着手于出英文版的出版，并增添了一些注脚，以帮助读者理解诗文，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客家人姓名的拼写统一采用了 D. 马西维 (Mac Iver) 的拼写法。

回归故里

1

诗人：

我们今天回来了，
回到了祖先的故土，
回到了客家人之乡¹。
近一个世纪之前，
这里是嘉应州，
文人荟萃，
世代书香。
多数人叫她梅县，
如今成为梅州，
这里梅花盛开，
海外之子来此朝拜。
侨居海外的客家人，
厌倦了异域的漂泊，
回归故里，
痛饮甘泉。

我们回来了，
回到客家人的发祥地。
两千年以来，
客家人漂泊游荡，
迁徙流亡，
东奔西跑，
天各一方。

¹有的作者说，客家人是中亚移民包括通吉斯人、土耳其—蒙人和古亚洲人的后裔，公元前4世纪移居华北平原，建立了燕、齐等国，后被秦始皇所灭，其幸存者被汉人同化或融合。

所有这一切，
都归罪于秦始皇。
我们厌恶秦始皇，
历史上第一杀人狂²。

然而，我们回来了，
回到南国藏身地。
死里逃生者在此定居，
姗姗来迟者寻找庇护。
但千百年以来，
他们不受欢迎，
被嘲讽为客人，
即外乡来宾。

我们回来了，
作为客人，
作为来宾，
来到客家人之中，
来到我们亲人之中。
客家人是少数民族，
人数只有五千万。

我们回来了，
回到自己的家中。

²根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公元前 221 年，各国被秦始皇灭亡后，其幸存者为客家人的祖先。关于客家人人数，历来说法不一，M Hashimoto 说 2000—3000 万（《The Hakka Dialect》，1973 年剑桥出版社），S Robert Ramsey 说 3500 万（《The Languages of China》，1987 年普林斯顿出版社），Clyde Kiang 说 5500 万（《The Hakka Odyssey and Their Taiwan Homeland》，1992 年出版社），Mary S Erbaugh 说 3700 万（《The Hakka Paradox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Guest People》，edited by Nicole Constable 1996 年华盛顿出版社）。

合唱：

我们追根溯源，
两千年光阴荏苒。
北国黄河路漫漫，
历史足迹在伸延。

我们黑夜逃命，
我们白昼奔窜。
军队杀气腾腾，
我们生死攸关。

焚书坑儒，
草芥人命，
始皇逞凶，
天理不容。

我们背离家园，
我们被伤害尊严。
我们将史料汇集，
等待回归的一天。

合唱：

我们捧着祖先的牌位，
以保持与苍天的联系。
我们维系着自己的语言，
为的是与先人融为一体。

无人愿意横渡大河，
无人愿意冒犯大河。

我们了解大河，
我们怀疑大河。
大河吞食了我们的青年，
大河淹没了我们的父老。

大河泯灭了我们的传说，
大河夺去几十万条性命。

大河真凶残，
杀人不眨眼。
死里逃生者，
来到了中原，
昼夜忙耕作，
热火又朝天。

我们逃离北国，
我们来到中原。
整整一千二百年，
将黄河的风俗习惯，
文化艺术和建筑，
传播到这辽阔平原。

合唱：

我们定居在中原，
安居乐业千余年。

北方鞑靼人，
侵占我们的土地。
蒙古人乌合之众，
蹂躏我们的家园。

我们逃离北方，
还得舍弃中原，
从中原到南方，
大江横贯面前。

无人想跨越长江，
无人想冒犯长江。

人们猜测，
人们希望。
青年人跃跃欲试，
老年人惊恐万状。

江水使逃难者惊恐失色，
江水吞食了几十万性命。

合唱：

江岸壁立水急湍，
浪涛滚滚处处险。
来到南国放眼望，
沿海宝地展眼前：
道路蜿蜒，
溪流纵横，
阳光普照，
大地葱绿，
沃土良田，
粮丰仓满。

那里的南蛮子，
不愿意接纳我们。
他们这些澳门帮，
土著人，
广东佬，
分不清什么是盐，
什么是糖。

将肥沃的土地据为己有，
将贫瘠的土地施舍我们。

我们是汉人的根苗，
具有最清醒的记忆，
继承最美好的传统，
将文化习俗和建筑，
从长江传播到梅江^①。

^①梅江是韩江的支流，韩江在汕头入海。梅县在梅江以北。

合唱：

我们从北方
来到中原，
我们从中原
迁徙到南方边陲。

我们在宗族的世系中，
保留着每个人的谱系。
根据六十字的家谱表，
同一辈分男子的名字，
都冠以相同的辈字。

客家女孩的名字，
也按照按辈分起。

诗人：

因此，我们本身就是
汉族的迁徙史和回忆录。

忘掉语言，
就是失去根源。
忘记祖宗，
就是失去灵魂。

使我们勃发向上的
是天地之理。
它跨越时空，
尊祖循道，
将生灵与生命之源，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